

戏剧著作选

XI JU ZHU ZUO XUAN

1



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北分会辑印

戏剧著作选之一

元曲选读

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北分会辑印

一九八一年五月

序 言

为了进一步扩大我会会员的视野，提高文学修养，丰富戏剧知识，增进艺术造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省戏剧的繁荣，我会将尽一切可能，选印一些有关戏剧方面的材料和书籍。现编选《元曲选读》一书，供会员同志们参考学习，以便批判地继承前人的艺术成果，从中得到收益。

元曲，包括元人散曲和元人杂剧两项内容，而我们的《元曲选读》所选的则全部是杂剧。因为这种体制的舞台艺术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艺术，包括歌、舞、杂技以及故事表演等等，它的内容“多而且杂”，所以叫“杂剧”。

“杂剧”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文宗纪》。据记载，唐文宗李昂大和三年（829）十二月，“南蛮军陷成都”以后，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在给皇帝的奏章上说：“蛮共掠九千人”，其中包括“杂剧丈夫两人”。“杂剧丈夫”即杂剧的两名主要演员。可见在这次战争之前，就有杂剧了。截至目前，可以知道唐杂剧以滑稽诙谐取胜，但还不了解它怎样表演。

经过五代，到了北宋时期，杂剧就兴盛起来了。这时的杂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别：

一、短小杂剧：这种短小杂剧的内容，是以诙谐嘲笑的题材为主的，形式上则偏重于念诵和对白，但亦夹以歌舞和

故事表演。不过，他们所表演的故事，多般是根据编者所欲达到某种目的，如或讥讽，或嘲骂，或诙谐逗笑，而设想出一项合乎逻辑的短小故事，不同于现在的剧团排演一个既定的剧本。例如，编者要嘲骂张三或者李四，便找出这个人的缺点、蠢事，然后准备好用什么话和动作来嘲骂他，再编出一个简短的故事进行表演，从而达到嘲骂的目的。其演出效果，一般是形象地、生动地骂得入木三分；使被骂者啼笑皆非，使观众大笑不止。

但是，不要误会，这种嘲骂不是辱骂，更不是人身攻击，而往往是对当朝权贵致以讥讽和批评，甚至表达出编演者的某一项政治性的见解。例如，北宋神宗赵顼时，王安石当宰相，实行变法，以图富国强兵，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却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王安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亲信都荐给皇帝，委以重任；其中，才职不相称的现象当然存在。这一点就成了某些人攻击的对象，因而就编了这样一种杂剧，我们不妨把它名为《驴子上殿》吧！本剧是在宫中神宗皇帝面前演出的：某演员骑着一头毛驴直奔大殿，并且踏上台阶；站在旁边的演员急得叫喊：“你怎么让驴子登上金殿呢？”骑驴者便说：“我以为凡是有腿有脚的东西都可以登上金銮宝殿呢！”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以后，神宗在用人上较为慎重了。

二、大型杂剧：以上所说的这种临时撮合的短小杂剧，多是在宫中演出。与此同时，民间还有一种以既定故事为中心的大型杂剧，如《目连救母》就是这种杂剧的典型。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可见这种

杂剧能连演七、八天。

南宋时期的杂剧，其形式简短的一项体制，仍然保持着北宋时期的旧有风格，即一般是借题设事，根据编演者所欲达到的目的，设想出一个合乎情理的故事情节。例如，南宋初期，身为太师的卖国贼秦桧，迎合高宗赵构苟且偷安的心理，力主与金邦议和，阻止民族英雄岳飞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和迎接被俘的徽宗、钦宗二圣还朝。当时的教坊伶工便根据这一事实编演了一种杂剧，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二圣环》：一个副净脚色先上场，向秦桧歌功颂德，大吹大拍；另一副末携带着一把荷叶式交椅（即太师椅）跟着上来。副净很感谢，说了很多客气话，然后一面作揖，一面要坐在太师椅上。但一不小心，副净的帽子掉了下来，一看他的头部，则是头发扎结在一起（古时男女都留长发），用一个小头巾罩着，又用个大巾环把头巾拴上。副末指着巾环问：“你戴的这是什么环？”副净答道：“这叫二圣环！”副末立即打着副净的头部说：“你只知道坐太师椅（即指秦桧），怎么把二圣环（“环”和“还”谐音）丢在脑后了？”当时在座的看客都为演员敢于直刺秦桧而大为感叹和担心。果然，第二天这个剧组的演员就被投进监狱，有的竟惨死在牢里。

北宋时期的象《目连炎母》那样的民间大型杂剧，也由于当时被称为“路跋人”的北方杂剧艺人，随着宋室南渡而被带到江南，尤其是杭州和温州一带。这就使得南北艺术自然交流。北方杂剧的故事表演形式同南方的可长可短的民间小调相结合，便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戏剧形式，即“温州杂剧”。为区别旧有的杂剧，就另称为“戏文”，又因为它产生和活动于南宋辖区，所以又叫“南宋戏文”，省称为“南

戏”。

同南宋对峙的北方是金朝。他们的杂剧已经有了故事完整、台词细致的剧本了，并名之为“院本”，演员称为“行院”；所以，“院本”就是在行院中通行的杂剧本子。根据元人陶九成《辍耕录》记载，金人院本有《杜甫游春》、《张生煮海》等六百九十种，但遗憾的是这些本子都未留传下来。

公元1234年，元朝灭掉金朝，又经过四十五年的时间，即于1279年灭掉南宋，统一了全国。由于元朝统治者对农业的严重摧残，大量的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加之外商猛增，使得城市畸形发展，市民阶层迅速扩大；还由于元朝政府废止了科举考试，堵塞了文人上爬的道路，这就迫使他们为生存而接近城市艺人，为他们撰写剧本。这样一来，编戏的、演戏的和看戏的人就空前多了起来。所以，元杂剧犹如阳春三月的鲜花一样，争芳斗艳，开遍祖国大地。

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所载，元杂剧作家为一百五十二人；元末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又续录了七十一人，共二百二十三人。但《录鬼簿续编》中所录的元明之际的人，其中有不少应是明代人。再根据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记载，元代“群英”，即元代杂剧作家为一百八十七人。根据以上三种资料，可知元代杂剧作家为二百人左右。其中“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和名剧《梧桐雨》的作者白仁甫，《张生煮海》的作者李好古和《柳毅传书》的作者尚仲贤，以及汪泽民、陈宁甫、王伯成、李取进，李文蔚、侯正卿、彭伯成、史九散仙（一为“史九散人”）、戴善夫、郑挺玉、赵敬夫、宫天挺、曾瑞

卿、赵文殷、董君瑞等十九名杂剧作家都是河北省人，占全部杂剧作家的十分之一，再加之他们的活动中心是大都（今北京），因此，说我省是杂剧之乡是有其根据的。这些元代的杂剧作家，当时叫做“才人”；他们的联合组织叫做“书会”，很象我们现在的戏剧家协会。例如，关汉卿就是在大都的“玉京书会”的“领袖”。杂剧名家除关汉卿之外，还有马致远、白朴、郑光祖等人，人称关、马、白、郑为“元曲四大家”，也有的把这“四大家”用来指关、王（实甫）、白、马。实际上，这种争论说明了这些作家的影响都很大，以此而论，我们认为还应加上后期的名家乔吉。这样，就可以把关、王、白、马、郑、乔合称为“元曲六大家”了。

作家众多，剧本当然少不了。据《录鬼簿》所载，剧目为四百五十二种；《录鬼簿续编》中又载有一百五十六种，但其中不少是明初作家的作品，估计《录鬼簿》及其《续编》中所载元杂剧不过五百种左右。据今人傅惜华先生《元代杂剧全目》所载，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的作品五百种，无名氏杂剧五十种，共五百五十种。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这些宝贵财产得不到及时刻印发行，因而大部分已经散失了；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一百六十多种。在这其中，我们本着思想性强，艺术性高，影响大，流传广的名剧为主，又兼顾题材和作家尽量要多的原则，共选印了《窦娥冤》等十五种。元曲六大家之一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尽管它被称颂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但因本书的容量有限，只能忍痛割爱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十五种杂剧之中，看出元人杂剧的体制之完备，题材

之广泛，揭露之深刻，歌颂之善美，爱憎之分明，艺术之高超的基本面目来。

元人戏剧，虽然仍名之为“杂剧”，其实已和宋代那种因题设事，以诙谐、讥讽为主的旧杂剧根本不同了；它已是完全以表演故事为主的一种体制完备的综合艺术了。可以说：元杂剧是我国现今体制的第一代戏曲。

其剧本，一般为四折，这个“折”近于现代戏的“出”。如果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四折容纳不下，可以在第一折（或他折）的前面加一个“楔子”。它的作用一般是介绍故事的起因和背景等，因此，它基本同于现代戏的“序幕”。《西厢记》篇幅最长，共分五本二十一折；不过，仅此一种而已。

元杂剧的脚色，分旦、末、净、丑四大行当。每一行当又有细别，如旦，又分正旦、贴旦、副旦、搽旦等；末，又分正末、冲末、小末、副末等。在这四大行当之中，以“旦”和“末”为主；剧本的唱词，一般只由正旦或正末一人来唱，其他行当只有科白，不过也有例外，如《张生煮海》中，正旦和正末都有唱。由正末主唱的剧本，叫“末本”；由正旦主唱的剧本，叫“旦本”。

演唱时的音乐，采用的是诸宫调。所谓“宫调”，就是现代音乐中的“调门”。元杂剧还规定，每折戏只能用北曲的一个宫调；每一宫调包括若干支曲子。所说的曲牌体的戏曲，就是由此而来的。整个元杂剧共采用了九个宫调：仙吕宫、南吕宫、正宫、中吕宫、黄钟宫、双调、越调、商调、大石调；统称为五宫四调，或者叫北曲九宫。其宫调的安排，大多是第一折用“仙吕宫”，第二折用“南吕宫”，第三折

是“中吕宫”，而用“正宫”或“越调”的也不少，第四折用“双调”；只有“大石调”较为少用。

其演出地点，仍采用宋代杂剧的术语，名之为“瓦肆”，也叫“瓦子”，即空旷的“瓦砾场”的意思。在“瓦子”里来演戏，当时的术语叫做“作场”或“做场”。为了收到演出时的经济上和艺术上的好效果，在做场的瓦子四周，围席设棚，俗称为“看棚”或“邀棚”。为避免因观众拥挤而影响表演，在看棚的中间划出一块专供表演的地方，周围设有低矮的栏杆；又因栏杆上的花纹相互勾连，所以又称栏杆为“勾栏”。在勾栏中乐队所在的地方，名为“乐床”；演员上下场的通道，叫做“鬼门道”。由此看来，当时的“看棚”就是现在的剧场；“勾栏”就是今天的舞台；“乐床”就是目前的乐池了；而“鬼门道”则是现今的上场门和下场门。

关于元杂剧的演出情况，已在宋杂剧的基础上又有了明显的进展。如演员的化妆：由原来副净脚色的简单的“抹土搽灰”，发展为净和副净两项脚色的用墨、粉两色涂脸了。在舞台上也有了桌、椅等项的布设了。不必由演员自己带椅子上下场了。演员在演出时，已有了一些道具，当时名之为“砌末”或“切末”，如杯、盘、包裹，以及用来表示金银物件的东西。不过，骑马上场者的马，采用的是“竹马”；即在演员腰前安一个马头，腰后装上一个马身。这样，虽然比宋杂剧采用的真驴真马是一个进步，但仍不利于演员的表演；所以，后来的地方戏，都以程式化了的舞蹈动作来表现了。元杂剧演出结束时，演员以歌舞来欢送观众，当时叫做“打散。”相当于现在的“谢幕”。

元杂剧不仅作家辈出，作品繁多，而且戏剧体制建全，演员水平高卓，确实把我国戏剧推上了一个成熟的新阶段，它不仅是杂剧的黄金时代，而且也是中国戏曲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页。

以上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元杂剧的形成和概况，但要想深究，“欲穷千里目”，还需待自己不怕费力地“更上一层楼”了。

因为时间紧促，对原剧未作标点、注释和分析；又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不吝赐教。

张月中

目 录

序 言.....	张月中 (1)
1、《窦娥冤》.....	关汉卿 (1)
2、《单刀会》.....	关汉卿 (27)
3、《拜月亭》.....	关汉卿 (43)
4、《破窑记》.....	王实甫 (55)
5、《梧桐雨》.....	白仁甫 (72)
6、《汉宫秋》.....	马致远 (92)
7、《李逵负荆》.....	康进之 (108)
8、《张生煮海》.....	李好古 (127)
9、《虎头牌》.....	李直夫 (143)
10、《倩女离魂》.....	郑德辉 (165)
11、《两世姻缘》.....	乔孟符 (183)
12、《陈州糶米》.....	无名氏 (202)
13、《赚蒯通》.....	无名氏 (232)
14、《杀狗劝夫》.....	无名氏 (250)
15、《百花亭》.....	无名氏 (275)
附记二则	(299)

窈 娥 冤

楔 子

〔卜儿蔡婆婆上诗云〕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三口儿家属。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俺娘儿两个。过其日月。家中颇有些钱财。这里一个窈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窈秀才只说贫难。没得还我。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他说今日好日辰。亲送女儿到我家来。老身且不索钱去。专在家中等候。这早晚窈秀才敢待来也。〔冲末扮窈天章引正旦扮端云上诗云〕读尽缥緲万卷书。可怜贫杀马相如。汉庭一日承恩召。不说当垆说子虚。小生姓窈名天章。祖贯长安京兆人也。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争奈时运不通。功名未遂。不幸浑家亡化已过。撇下这个女孩儿。小字端云。从三岁上亡了他母亲。如今孩儿七岁了也。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财物。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他数次问小生索取。教我把什么还他。谁想蔡婆婆常常着人来说。要小生女孩儿做他儿媳妇。况如今

春榜动。选场开。正待上朝取应。又苦盘缠缺少。小生出
于无奈。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与蔡婆婆做儿媳妇去。

〔做叹科云〕嗨。这个那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
般。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分外但得些少东西。
勾小生应举之费。便也过望了。说话之间。早来到他家门
首。婆婆在家么。〔卜儿上云〕秀才请家里坐。老身等候
多时也。〔做相见科〕窦天章云〕小生今日一径的将女孩儿
送来与婆婆。怎敢说做媳妇。只与婆婆早晚使用。小生目
下就要上朝进取功名去。留下女孩儿在此。只望婆婆看觑
则个。〔卜儿云〕这等。你是我亲家了。你本利少我四十
两银子。兀的是借钱的文书还了你。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
缠。亲家。你休嫌轻少。〔窦天章做谢科云〕多谢了婆
婆。先少你许多银子都不要我还了。今又送我盘缠。此恩
异日必当重报。婆婆。女孩儿早晚呆痴。看小生薄面。看
觑女孩儿咱。〔卜儿云〕亲家。这不消你嘱咐。令爱到我
家。就做亲女儿一般看承他。你只管放心的去。〔窦天章
云〕婆婆。端云孩儿该打呵。看小生面则骂几句。当骂呵
则处分几句。孩儿。你也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亲爷。将
就的你。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
吃。儿哟。我也是出於无奈。〔做悲科〕〔唱〕

【仙吕赏花时】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得亲
儿在两处分。从今日远践洛阳尘。又不知归期定准。则落的
无语暗消魂。〔下〕

〔卜儿云〕窦秀才留下他这女孩儿与我做媳妇儿。他一径
上朝应举去了。〔正旦做悲科云〕爹爹。你直下的撇了我
孩儿去也。〔卜儿云〕媳妇儿。你在我家。我是亲婆。你是

亲媳妇。只当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跟着老身前后执料去来。〔同下〕

第 一 折

〔净扮赛卢医上诗云〕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自家姓卢。人道我一手好医。都叫做赛卢医。在这山阳县南门开着生药局。在城有个蔡婆婆。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本利该还他二十两。数次来讨这银子。我又无的还他。若不来便罢。若来呵我自有个主意。我且在这药铺中坐下。看有什么人来。〔卜儿上云〕老身蔡婆婆。我一向搬在山阳县居住。尽也静办。自十三年前窦天章秀才留下端云孩儿与我做儿媳妇。改了他小名。唤做窦娥。自成亲之后。不上二年。不想我这孩儿害弱症死了。媳妇儿守寡又早三个年头。服孝将除了也。我和媳妇儿说知。我往城外赛卢医家索钱去也。〔做行科云〕蓦过隅头。转过屋角。早来到他家门首。赛卢医在家么。〔卢医云〕婆婆。家里来。〔卜儿云〕我这两个银子长远了。你还了我罢。〔卢医云〕婆婆。我家里无银子。你跟我庄上去取银子还你。〔卜儿云〕我跟你去。〔做行科〕〔卢医云〕来到此处。东也无人。西也无人。这里不下手等什么。我随身带的有绳子。兀那婆婆。谁唤你哩。〔卜儿云〕在那里。〔做勒卜儿科李老同副净张驴儿冲上赛卢医慌走下李老救卜儿科张驴儿云〕爹。是个婆婆。争些勒杀了。〔李老云〕兀那婆婆。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谁。

因甚着这个人将你勒死。〔卜儿云〕老身姓蔡。在城人氏。止有个寡媳妇儿相守过日。因为赛卢医少我二十两银子。今日与他取讨。谁想他赚我到无人去处。要勒死我。赖这银子。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那得老身性命来。

〔张驴儿云〕爹。你听的他说么。他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儿。何等两便。你和他说去。〔李老云〕兀那婆婆。你无丈夫。我无浑家。你肯与我做个老婆。意下如何。〔卜儿云〕是何言语。待我回家多备些钱钞相谢。〔张驴儿云〕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做拿绳科〕〔卜儿云〕哥哥。待我慢慢地寻思咱。〔张驴儿云〕你寻思些什么。你随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妇儿。〔卜儿背云〕我不依他。他又勒杀我。罢罢罢。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同下〕〔正旦上云〕妾身姓窦。小字端云。祖居楚州人氏。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今二十岁也。这南门外有个赛卢医。他少俺婆婆银子。本利该二十两。数次索取不还。今日俺婆婆亲自索取去了。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混江龙】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催人泪的是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圞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越觉的情怀冗冗。心绪悠悠。

〔云〕似这等忧愁。不知儿时是了也呵。〔唱〕

【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瞅。

【天下乐】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云〕婆婆索钱去了。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卜儿同李老张驴儿上〕〔卜儿云〕你爷儿两个且在门首。等我先进去。〔张驴儿云〕姝姝。你先进去。就说女婿在门首哩。

〔卜儿见正旦科〕〔正旦云〕姝姝回来了。你吃饭么。

〔卜儿做哭科云〕孩儿也。你教我怎生说波。〔正旦唱〕

【一半儿】为什么泪漫漫不住点儿流。莫不是为索债与人家惹争斗。我这里连忙迎接慌问候。他那里要说缘由。〔卜儿云〕羞人答答的。教我怎生说波。〔正旦唱〕则见他一半儿徘徊一半儿丑。

〔云〕婆婆。你为什么烦恼啼哭那。〔卜儿云〕我问赛卢医讨银子去。他赚我到无人去处。行起凶来。要勒死我。亏了一个张老并他儿子张驴儿。救得我性命。那张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因这等烦恼。〔正旦云〕婆婆。这个怕不中么。你再寻思咱。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卜儿云〕孩儿也。你说的岂不是。但是我的性命全亏他这爷儿两个救的。我也曾说道待我到家。多将些钱物酬谢你救命之恩。不知他怎生知道

我家里有个媳妇儿。道我婆媳妇又没老公。他爷儿两个又没老婆。正是天缘天对。若不随顺他。依旧要勒死我。那时节我就慌张了。莫说自己许了他。连你也许了他。儿也。这也是出于无奈。〔正旦云〕婆婆。你听我说波。

〔唱〕

【后庭花】避凶神要择好日头。拜家堂要将香火修。梳着个霜雪般白鬃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卜儿云〕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正旦唱〕

【青哥儿】你虽然是得他得他营救。须不是笋条笋条年幼。划的便巧画蛾眉成配偶。想当初你夫主遗留。替你图谋。置下田畴。早晚羹粥。寒暑衣裳。满望你嫠寡孤独。无捱无靠。母子每到白头。公公也则落得干生受。

〔卜儿云〕孩儿也。他如今只待过门。喜事匆匆的教我怎生回得他去。〔正旦唱〕

【寄生草】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细细愁。愁则愁兴阑删咽不下交欢酒。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

〔卜儿云〕孩儿也。再不要说我了。他爷儿两个。都在门首等候。事已至此。不若连你也招了女婿罢。〔正旦云〕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婿。〔卜儿云〕那个是要女婿的。争奈他爷儿两个自家挨过门来。教我如何是好。〔张驴儿云〕我们今日招过门去也。帽儿光光。今日